

母 校 師 恩

潘重規

民國十三年，我在舊制中學畢業後，投考南京東南大學。因成績較差，被派入本校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時值新舊制中學交替之際，新制高三相當於大學預科，所以也算是一名準大學生。我在附中曾正式註冊，却自由自在地旁聽中文系王伯沆（濤）、吳廔庵（梅）、胡光燐（小石）諸先生的課程。次年，再度投考本校，取入中文系預科。入學後，選讀和旁聽的，全是高年級的課程，如王伯沆先生的四書、杜詩、高級作文，李審言（詳）先生的文選學、韓文、姚仲實先生的桐城文等。至於一年級的必修科，全部自動豁免。那時預科主任是理科名教授孫洪芬先生，系主任看了我的選課表後，他說：「這怎麼成？」我說：「請問有什麼不成？」他說：「那怎能畢業！」我說：「如果不畢業成不成呢？」他笑笑就簽下了他的大名，使我輕易的通過入學的第一道關卡。直到民國十八年夏季，我們的體育主任吳蘊瑞先生，他喜畫竹，人極儒雅，現任教華岡文化大學的名畫家吳承硯教授便是他的哲嗣。有一天，偶然相遇，他攔住我說：「你已經是四年級了，一個體育學分也沒有，我特許你每學期選修

二學分，一學年可得四學分。雖然學制規定修滿八學分方准畢業，到時我在會議席上可建議特准你畢業，你千萬別再就誤！」於是我勉強添選了兩小時體育，上滿一學期，獲得兩個學分。我覺得每週僅在體育館上課一小時，投擲幾次籃球，跑上幾圈跑步，便輕輕鬆鬆獲得一個學分的成績，似乎和身心健康談不上什麼關係。到了下學期，又沒有選修體育，辜負了吳先生的好意。綜計自民國十三年至十九年整整六年，我只獲得兩個體育學分，沒有資格拿畢業文憑。十九年春夏之交，家鄉遭受匪禍，粉碎了我癡迷讀書的美夢，只得應聘湖北省立高中，擔任國文教席。當時規制漸嚴，教育廳考核資格，嚴命呈繳文憑。我只好向母校請求發給。那時校長朱驥先先生上任不久，據開會開會討論。按照規定，修滿一百三十二個學分可以畢業，我已修習了一百六七十個學分，超出規定甚多。但我却缺少一年級的必修學分，例如國學概論是中文系一年級的必修課程，我沒有選修。但是我選讀了黃季剛先生的經學通論、陳伯弢（漢章）先生的史學通論、胡小石先生的文學概論。想來吳蘊瑞先生也沒有指摘我缺

少體育學分，因此，到了民國二十年一月，學校頒發了一張正式文憑，使我渡過了粉筆生涯五十年。

現在回想母校往事，如霧如煙，惟有師恩浩蕩，夢寐難忘。尤其是深水王伯沆師、靳春黃季剛師，恩重如山，銘心鏤骨。簡單說來，心性方面，受伯沆師的薰陶最大，學問方面，受季剛師的教誨最多。我最初晉謁伯沆師，是由謝季璋（奧文）先生引見，謝先生是四年級高材生，而我則是一年級新生。伯沆師住宅在城南仁厚里，面山依郭，門前自書聯語：「同居長千里，自謂義皇人」，令人感到「心遠地偏」的意境。在校數年，常在星期日清晨前往請益，十時左右到達。每一次拜見，都荷諄諄教誨，有時談到中午，便留同午餐。伯沆師自奉儉約，午餐素麵一碗，不進肉食，風趣的微笑說：「我只喫肉邊菜。」民國十五六年間，我和謝季璋、王駕吾（煥鏞）、沈魯珍（思璵）諸先生合租大石橋四十八號魏姓的樓房，伯沆師有時也來我們住所休息。偶逢發薪之日，伯沆師便偕我往北門橋上海商業銀行，將手巾包中的薪金，取出幾份，有的二

十元，有的十五元，分寄給貧困的親友。那時大學教授薪水不過三百塊錢，十元、二十元，看起來已經不是小數目。伯沆師任教大學，始終一介寒素，毫無積蓄，這是我無意中發現的一個原因。民國二十五年，我已回校任助教，伯沆師突患腦溢血，臥病不能行動，所授高級作文，系主任汪旭初便命我代課。同門奔走往來，侍疾延醫，漸有起色。不幸抗戰軍興，南京淪陷，伯沆師陷居故里，閉門堅臥，拒與敵僞接觸，儘管有師母伏侍，生活却更加艱苦。我們隨校入川的一班同學，不斷設法輾轉寄款。解救伯沆師的困厄。我在重慶時，得到伯沆師寄贈的玉照，偶然取出，肅瞻遺像，清風亮節，如在目前。還有在東南大學和後來改稱第四中山大學經伯沆師批改過的試卷，至今仍保存着。提起試卷，和今天的情況，大大不同。我們大學的老師，從未在課堂上舉行考試。每到學期末，老師或指定題目，或由學生自由寫作。我們向系辦公室的工友，索取印好的試卷，回到住所，撰寫完畢，謄錄在試卷上，交回辦公室。臨到期終，老師評過分的試卷，又回到工友手中，同學們紛紛向工友索取。今天的大學生如果看見我們的試卷，決難猜想它是不曾經歷過試場的試卷。不但考試習慣和現在不同，甚至於整個教學情況也不一樣。有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整學期旁聽季剛師的講授。他便是現代享有盛名的陸宗達教授。有一天，他對季剛師說：「我已拿到北京大學畢業文憑。」季剛師笑問：「你在南方上課，如何能拿到北方文憑呢？」這種情形，更非今日大學生

所能想像。不知教育家對此如何評估，是放任腐敗呢？還是自由發展呢？我記下這一番事實，並將伯沆師批改的兩份試卷影印作證，不知對研究教育史的學者，有無可供參考之處。我受伯沆師的教誨，不能縷說。他常常教人認真看第一念，他說：「做學問當從心念下手。人心第一念總是向善的，一轉念間，便為名利嗜慾所牽引。自己還會找尋許多理由，放棄善念。大學教人誠意，第一句話便是『毋自欺』，放棄善念，縱容私慾，便是自己欺騙自己，便是戕身敗家禍國殃民的根源！我每日就寢前，必檢點這一日的言行，認為沒有自欺的地方，纔心安理得，一枕怡然。」這是我畢生服膺的師訓，不敢一日暫忘的。

談到季剛師，他和伯沆師世誼甚深，伯沆師受業於季剛師，季剛師尊人翔雲先生之門，他們是同門兄弟。民國十七年春季，汪旭初（東）師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敦聘季剛師從國立東北大學南來任教。季剛師名滿天下，優異的同學，課餘多往寓居拜謁問學。我讀完一學期後，將同里省親，到教習房向伯沆師告辭，旭初師正憑欄眺望，見我從樓梯上來，便喚着我的名字，問我曾否來拜謁。季剛師，我說：「我感到自己學問淺薄，不敢煩擾尊師。」旭初師說：「黃先生看過你的試卷，還很不錯，你儘可去他府上請教。」翌日，到系辦公室，看到季剛師批閱我的試卷，從頭到尾，都用墨筆加圈，有的單圈，有的連圈，自始至終，圓勻整齊，沒有一筆草率。反觀自己誦讀圈點的羣經諸子、史漢文選，歪歪斜斜，大大小小兩相對照，不禁大慚。

第二天清晨，即民國十七年國曆七月二日，夏曆的五月十五，我提着一壺後湖荷露，附帶幾首新詩，到季剛師大石橋普通平房的寓居求見。季剛師把我寫呈的近作，略一過目，便滔滔不絕的對我說：「為學最忌泛濫無歸，第一要築基，三年之內，須先將十三經注疏及四史看完，以為學問的基礎。第二要踏實，治學必須如石投深潭，塊塊到底。第三要熬鍊，為學必歷一番艱難，然後從容涵泳，方有真得。做學問要篤實，為文章則務求高華。人才難得，須好好珍惜。尊師取友，虛心受善，敦品力學，自立自強，日月自明，山岳自高，既無可矜之道，更不必顧恤人言。」季剛師語妙天下，聲情尤其感人。我當時手握摺扇，季剛師取來展視，見是素紙，沒有經過題寫。便把摺扇帶入書齋，叫我少坐，大約半小時後，季剛師在扇面寫贈一詩，現在抄錄如後：

戊辰五月送石礪仁弟歸贛州，因憶劉太希

江南望地古虔州，溫革藏書舊有樓，

激石奔湍行處得，浮空積翠詠中收。

卽看勝境凌湖漢，合有雄文壓斗牛。

俊拔如君似王悅，早應范甯譽風流。

暑假回里後，秋季返校上課。季剛師改開駢文、古韻學及經學通論三科。聽講之餘，朝夕請益的機會增多。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廿七日，季剛師命我同往上海為章太炎先生祝嘏。誕辰是十一月三十日，前一日正午，季剛師設筵於同孚路同福里章宅為大師暖壽。引我拜見大師，即席書贈一聯云：「驚馬勤十駕，尸鳩結一

心。」並以史家李百藥之字，易學名「崇奎」爲「重規」，教誨勵勉，辭意懇切。季剛師回京後，又易字爲襲善。篆書「重規襲善」四大字，綴以跋語云：

己巳十一月晦，爲吾師 太炎先生六十二生日。偕石禪如上海祝之。師見石禪而喜之，爲之易名曰重規，所以愛之者深矣，予因易其字曰襲善。烏序！名字之美，抑盡之矣，將何以副之哉！襲善其勉之！

一個淺學青年，受這樣的提攜愛護，真不知該如何努力，纔能仰副厚望於萬一。其後申之以婚姻，愛之如骨肉，更非尋常情誼所能比擬。季剛師性情剛烈，舉世都目爲好罵人的狂士，我廁列門牆，朝夕相處，除驚佩他天才卓絕、治學精勤外，也覺得一般人的批評，並不過甚其詞。但自季剛師逝世以後，我的想法却有大大的改變。首先，談到季剛師對我的厚待，不能不說是偏愛和溺愛。但在民國二十三年，我任湖北省立高中教員滿三年後，國立武漢大學中文系主任劉博平（贛）先生以兼任教授相聘。論名義，是教授；論薪水，也接近專任教授的待遇。正準備簽約，季剛師突向羅志希（家倫）校長推薦我爲中文系助教。其時志希先生兼任邊疆學校校長，他說：「中文系助教額滿，而且起薪只有國幣一百元，不如請潘君往邊疆學校任講師，名義待遇均可較優。」季剛師說：「我要叫他回來，多教教他，你就調中文系一位助教去做講師吧！」

「後來中文系助教張子睿先生調任講師，我回母校填補張先生的空缺，擔任三班大一國文。抗戰軍興，遷校重慶，還擔任本系三四年級兩門課程。前後四年，離校時月薪一百一十元，比原薪只增加十塊錢。我覺得我們的老師，確實是愛人以德，只望我們學問有長進，不爲我們求名位。我又深深記得，季剛師講學時，對民族大義，國勢安危，隨時都流露出無限的熱忱和關切。有一天晚上，汪旭初師和我都在季剛師家晚餐，適聞東北義勇軍抗俄死難的忠烈事跡，季剛師慷慨激昂，情不自已，飯後，要旭初師和我一同連句作詩，抒寫悲憤。寫成，第二天就交刊物發表。現在把它抄錄下來：

弔遼海將士歌與汪東潘重規連句

肅慎桀矣今已無，新羅勃海皆丘墟。
昔有威稜欺上國，卻看猛氣拒強胡。
丁零更在玄菟北，帝放刑天肆殘賊。
竊邊罪未按牛羊，食苗患豈同螟螣。
從來北狄本天驕，突騎憑陵勢更豪。
使者竟無蘇屬國，將軍空憶霍雲姚。
殺敵明知無勝計，一戰聊紓懦夫氣。
漢家方議棄珠匡，越王猶自矜螳臂。
東。國家不競亦遭凌，何況蜩螳日沸騰。
御衆豈能如織組，攻城那得有衝軻。
人生託命危邦裏，強敵先能制生死。
母寧原野厭脂膏，終異腥臊汗刀七侃。
塞上秋來起暮陰，松花江畔陣

雲深，已判白骨沈寒水，未忍南冠係虜廷。就中楚士尤堪歎，鼓衰力竭還爭戰。奇節偏令點虜驚，遺書誰使邦人看重規。嗚呼，九域崩離不計年，橫流浩蕩欲滔天，窮陰朔塞冰霜慘，縱欲招魂何處邊侃。

季剛師不拘小節，時時遭人疵議。有一次，季剛師邀請張溥泉（繼）先生喫四川館，喫完，茶房遞上帳單，察覺比平時昂貴得多，茶房解釋，帳單內有一項是客人司機的餐費。季剛師立刻對溥泉先生說：「溥泉，我請你，並沒有請你的司機呀！」溥泉先生連忙將司機餐費劃去，說：「你們真正胡鬧！」我們隨侍在旁，均覺得待客不够客氣。民國二十四年重陽後二日，季剛師逝世。家中安設靈堂，溥泉先生剛從中央黨部會議場所活捉刺客孫鳳鳴後，立刻趕來弔唁，我們纔發現他們交誼是如此之篤。居覺生先生做司法院長時，季剛師有事造訪，遭到司閹留滯，見面就大發雷霆，說：「覺生，你做了官，居然就擺起官架子來了！」我們做後輩的也覺得未免過於急躁，一般人像這類傳言，比我們親自看見的當然更多。待到季剛師逝世，讀了許多前輩追念往事的文字，又不斷和季剛師親友交談，纔知道季剛師早年出生入死救國救民的志行和貢獻。我們做小學生時，便知道黃興、宋教仁是開國元勳，革命烈士，做大學生時，却不知道自己的老師和他們是同學同志，共同獻身救國救民的鬥士。現在我追述和張蓬生（承樞）先生、溫

楚珩姑丈、劉禹生（成禺）先生以及許多前輩先生談話當中，得到先師早年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蹟，而這一切的一切，是多年來講壇議論，閒居燕語，從來不曾聽過的。張蓬生先生是湖北人，曾任審計部長，上海首義，他和陳英士先生都是進攻江南製造廠的鬥士。他告訴我，季剛師和黃興（克強）、宋教仁（遯初）都是湖北文普通中學堂和兩湖書院的同學。季剛師和宋教仁交誼甚篤，經常在校宣傳革命，言詞尤為激烈，故先被學監李貢三開除。湖廣總督張之洞是岳岳黃翔雲先生的同年好友，很賞識季剛師的才華，特派他官費留學日本。時章太炎、張溥泉兩先生相繼主編民報，季剛師和劉申叔、汪旭初諸先生時為民報撰文，鼓吹革命。劉禹生先生是同盟會老會員，曾繼溥泉先生之後任國史館館長，禹生先生說：「民國締造，大家都知道太炎先生作的『討滿洲檄文』和『中華民國解』，是開國史上兩篇大文章，其實『討滿洲檄文』是季剛作的，不過民報發表用的是太炎的名字。」辛亥革命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字社」是武昌起義的主要力量，而「文字社」的社章就是季剛師審定的。在辛亥革命之前和武昌起義之際，季剛師都曾冒險犯難，參加實際工作。季剛師是蕪春世家，幼有文名，清末在家鄉組織孝義會，時時聚眾在深山窮谷間，宣傳種族大義，解說中國危機，號召民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聽衆遍滿山谷，每次不下千人。他們推他為領袖，稱黃十公子而不名。季剛師又極力主張辦報章雜誌，激勵民心。宋教

仁在上海辦民立報，詹大悲、何海鳴在漢口出版大江報，季剛師都有文章發表。尤其是，辛亥八月間在大江報發表標題「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的時評，無異是一篇討伐滿清的檄文。一經刊出，人心大震，革命士氣高漲。清政府至感恐懼，認為大逆不道，立刻下令封閉大江報，並逮捕了主筆詹大悲、何海鳴。法庭審問時，他們都不願危害季剛師，爭認時評是自己所作。因此，各判徒刑一年。當時輿論界大譁，特別是新軍士兵表示極大憤慨，以致引爆了十月十日第八鎮士兵轟轟烈烈的武昌起義。論者有以大江報時評，喻之為起義發砲的導火線，而歸其功於詹、何。實際真正的作者乃是季剛師。武昌起義時，詹、何出獄，發動新軍，光復漢口，成立了漢口軍政分府，詹、何、溫楚珩姑丈及季剛師均參加工作，與清軍浴血奮戰十餘日，惜實力懸殊不成，逃往上海。季剛師回蕪春，發動孝義會份子參加革命軍，欲拊清兵之背，以解武漢之圍。不幸被清兵掩捕，幾遭毒手，歷盡危險，纔得逃到上海。這許多出生入死的事實，季剛師從未提過，恐怕國史也未必記載。不過，辛亥年，同盟會會員居正，奉黃興、宋教仁之命到武漢展開革命活動，頗得季剛師的贊助，却是不可抹煞的事實。宋教仁同鄉胡瑛，早在一九〇七年進行革命，判監十年。居正設法往監獄，商量革命策略，就是季剛師替他安排的。此事見於居氏梅川日記：

余在武漢，常至大江報。得黃季剛等

嚮導詣武昌監獄，探視胡瑛，……季剛叩之，有老役應聲，見季剛似曾相識。不加盤問。開鎖啓門，引轉一甬道，復有開關，啓開落鎖，達胡瑛獄室。室大而幽，幸有一小窗，可通光線，惟見胡瑛一人羈此室。初握手。驚喜交集。……余與季剛且談且飲，窮一日之歡。比晚，不可留，乃去。胡君送至開門，看役即將門鎖閉，胡猶倚閤柵而望。余回顧，不覺黯然。在敵人的監獄裏，可以從容出入，商量革命大計，這其間，要經過多少苦心的策劃，要涉歷多少危險的途途，當事人縱然緘口不言，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民國成立以後，實權落入袁世凱手中。宋教仁看到同盟會漸趨渙散，他積極活動，把和同盟會政治觀點相同的幾個政黨合併成立為國民黨。希望通過議會選舉，由國民黨執政，來實現民主制度。民國二年，宋教仁到南方各省競選，爭取到湖北參議員選舉的勝利，對前途抱着樂觀的態度。季剛師的看法顯然不同，他認為民主政治必遭袁世凱扼殺，革命必須從教育做起，所以毅然退出政治，專心從事學術，努力教學，作育人才。他在宋教仁遭遇袁世凱暗殺的十天，兩位老同學又在武昌相晤，互訴衷曲。當宋教仁乘輪東下往上海時，季剛師有「癸丑二月江行贈宋遯初」的詩，宋氏是癸丑二月十三日被刺，恐怕是宋氏得到友人贈詩最後的一首。詩云：

春風動波濤，復此仙舟會。高眇空冀州，逸氣凌江介。伊昔時未康，與子俱顛沛。海隅一相聚，綢繆歷年歲。竭來鄂渚游，圍城膽壯概。兵禍既潛消，君名亦光大。中國獨分崩，荏宰責誰貸。聞有非常志，庶拯斯民害。嗟余遘幽憂，逍遙從所屆。雖慚日月光，肯為尸祝代。緬懷莊惠交，忘言亮為貴。

這首詩說到他和宋烈士深切的交誼，敘述他同歷革命的艱辛，也提及在上海共同辦報，武昌圍城起義的往事。最後表明兩人出處異趣，正如莊周惠施儘管見解不同，互相詰難，却不妨仍然是彼此了解最深的知己。

以上對 季剛師遲之又遲的認識，使我自傷不肖，經過死生隔世後，纔體會到 季剛師古烈士的心情。他認為出生入死，獻身革命，乃是國民天職。因此他覺得過去一切犧牲，沒有絲毫值得驕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後，不能出民水火，還感到深重的罪疚。他沒有感覺到對革命的光榮，只感覺到對革命的慚愧。恐怕這就是他終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季剛師教授終身，從沒有接受教授待遇以外的革命報酬。逝世後，政府曾明令公葬，給費治喪，當然不是 季剛師自己的意願。他看到同患難共生死的朋友，居高位，列要津；同時也看到外患紛乘，內憂交集，他至性過人，憂國憂民，憂心如搗，不免對老朋友流露出激烈過火的言詞態度，我想這正是愛國家愛民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著
上下冊合售二二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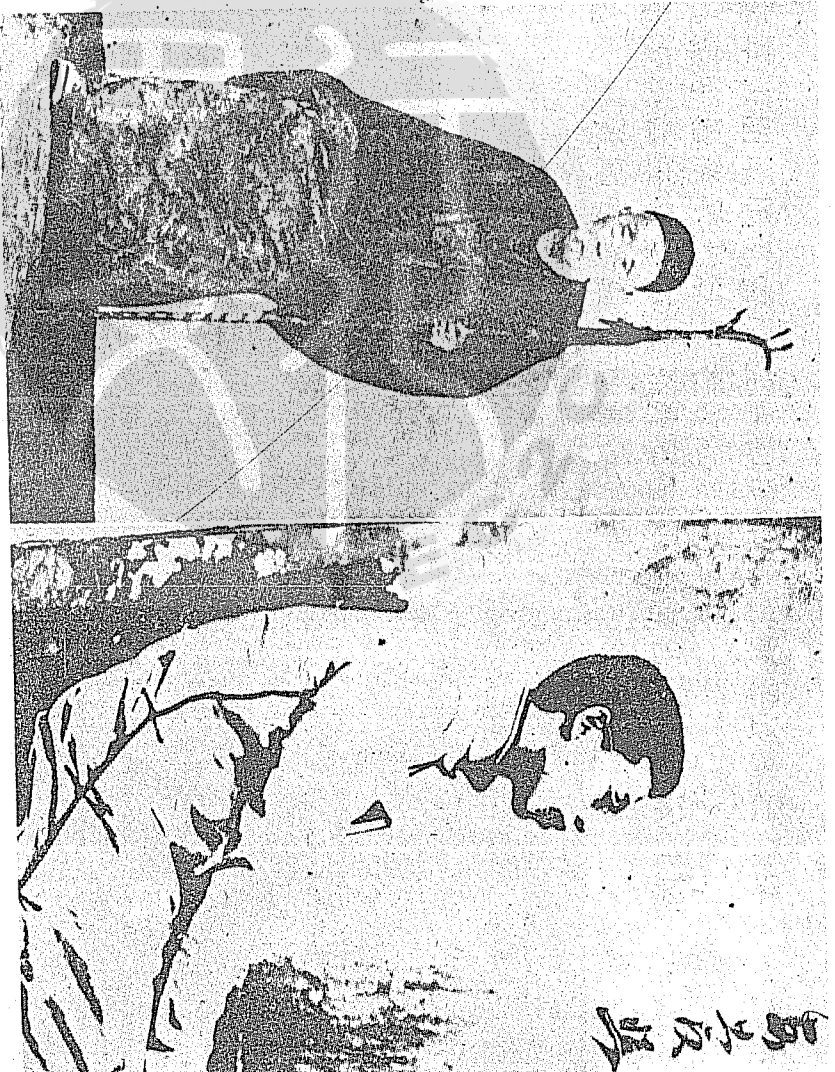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60元下冊70元合售一二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族不能自己的情感。拿普通人的眼光，怎能看透他內心的苦痛呢？今天，我追記 季剛師的行事，並非為他表揚革命功勳，而是認清了他立身治學，報國救民的純潔心靈，高尚風骨；證實了他不問名利，不計禍福，不顧生死的烈士情懷。這是他留給我們學生的楷模，我們應該好好地珍惜發揚纔不辜負他的深重恩德呵！

師恩如海，只能簡略的敘述兩位恩師，其他的只能俟之異日。最後，還想一提念念不能忘懷的母校校園梅庵。梅庵座落在體育館的後面，是用茅蓋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右側有亭號德風，榜額是 伯沆師的手筆。庵後古梅數十株，

開時繁花如雪。課餘坐梅樹下，展書恬吟曼誦，幽香靚影，使人意消。清秋寥落，徘徊籬菊邊，遙望北極閣紅葉數叢，幽媚可愛。「日涉成趣」，「彌習彌佳」，這是同學們對梅庵共有的感覺。還有更著名的，是園中的六朝松，橫空天矯，剛健中更饒嫵媚。可惜民國十七年一月廿九日，不慎被焚，經搶救補修後，幸能復活，但半邊塗上水泥，不免大大減色，令人悵悵無已。提到梅庵、六朝松，好像看見了母校的校徽。回想起寒梅古松的形影，又多麼像師長們的嶙峋氣骨，瀟灑風神。我憧憬着國土重光，再建母校，復新校園，長延師長的教澤！

此先君子丙申三月在武昌江漢書院中所照像
 時年七十八其後二年歲在戌八月十九日
 卒距今忽一世矣孤露之生萍浮南北獨此像
 板常在匣中
 伯沅先生
 先子門人也今年始晤于上元
 先生感念舊恩常垂匡誨敬印一幅奉
 贈俾
 先生如睹
 先尊願色成辰八月廿二日孤佩泣記



潘重規「中大母校師恩」插圖

右圖：國立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名教授黃季剛先生二十五歲時的照像

中圖：國學大師黃雲鵠老先生遺像

左圖：黃季剛先生親筆題記黃雲鵠先生遺像墨跡



丙寅夏歸家雜詩
潘崇奎

客久亂偶歸。歸田園。與從雲。亦日歸。客怨夕。昏涉旬。厭野宿。
忽復覩家門。依。拜親。長。惻。收。啼。痕。父母。知。我。飢。弟。妹。繼。盤。餐。
別懷那可說。聊復。爛。漫。言。數。尊。塵。土。身。肝。肺。始。一。溫。

家居。總。夢。安。親。戚。話。言。永。東。軒。我。舊。居。心。跡。雨。幽。靜。池。荷。曉。色。淨。
竹。露。衣。襟。冷。鳥。語。昏。可。喧。佳。趣。風。曾。領。舊。書。一。披。玩。長。可。足。幽。屏。

依。泰。履。塵。歷。小。時。景。音。猶。非。昔。人。俯。仰。發。深。省。
昔。在。慈。母。懷。哀。樂。不。能。入。愛。惠。寒。天。地。不。逆。慈。母。膝。有。身。雖。復。異。

形。影。共。一。室。及。長。既。健。行。遂。爾。連。異。域。山。川。遼。隔。里。隔。此。影。數。尺。
乾坤。曠。中。兵。何。幸。有。歸。日。明。發。復。出。門。百。里。先。難。急。

經亂得家書

故鄉。亂。未。已。消。息。斷。三。月。秋。來。擁。愁。長。秋。去。愁。凡。豈。無。夢。中。書。
覺。後。復。恍。惚。白。日。逝。書。至。轉。難。決。峰。火。萬。重。深。一。紙。何。得。越。
依稀。戰。血。腥。髮。髯。淚。痕。積。收。我。已。失。魂。解。我。腸。有。結。舊。愁。可。暫。歇。

新愁歇何日

家。書。無。歡。語。驚。客。無。歡。顏。親。戚。多。流。離。一。家。偶。得。完。報。幸。不。復。道。
念。我。衣。裳。單。寄。書。和。淚。至。發。書。和。淚。看。字。少。淚。痕。多。淚。多。字。還。汗。
持。此。一。紙。薄。使。我。千。疊。積。永。痛。亂。世。民。有。身。那。得。安。鋒。鏑。或。有。情。
積。雪。不。可。十。我。無。匡。救。力。所。愧。空。辛。酸。

右圖：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國學大師王伯沆先生遺照。

作者潘重規教授（學名潘崇奎）在東南大學選修杜詩學程所習作之「丙寅夏歸家雜詩」及「經亂得家書」詩稿。

作者潘重規先生在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就讀時的期中考試試卷及教授批改墨跡（見85頁）

